

蔭

收到了那張不是你想從泰國寄來的明信片，內心感到的是：「痛、憤、……卻罵誰？」

還記得 1977 年暑假，我和你約同去日本探訪在那裏留學的陳耀德和陳大為，順便觀光。我先到 Berkeley 會你，在你家留宿，早上閱報時，你從房內出來，一邊刷牙，一邊跟我聊天，口內牙膏泡沫愈來愈多，你便一口把它吞掉，那時我覺得有點詫異，日後才瞭解那是你性格的豁達，對不須在意的小事便毫不在意。

在日本跟大為和耀德分手後，我倆參加了從東京到京都的旅行團，某天傍晚到了海邊一個小鎮留宿，我們不聽導遊的建議（在旅館的餐廳晚膳），決定到小鎮上找比較便宜的東西吃，那知鎮上的店子本來不多，而且很早便打烊了。我兩人從黃昏走到天黑，一家營業的飯店也找不到，結果失望和疲累地回到了旅館的日本料理餐廳。那時只有我們兩位客人，所以受到超級的服務，從經理到侍應，至少有五、六人「服侍」我們用飯吧！記得我們研究了菜譜好一陣子，決定要一個海鮮和一個牛肉火鍋，侍應小姐寫了單，很快便回來跟我們道歉，說了一大堆我倆都聽不懂的日本話，後來出動到可以說幾個英文字經理先生，仍然是雞同鴨講，終於你猜到他們請我們不要點不同的火鍋，因為不方便開兩個爐。最後我們同意把牛肉火鍋改成海鮮火鍋，經理與女侍應便興高采烈地離我們而去。

那次是我倆第一次嚐日式火鍋，煮法和食法都不大懂，女侍應們看到你和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，便掩嘴而笑，過來幫忙，至今我没有在其他餐廳享受到同樣懇勤的服務。

在 Berkeley 時你送了我幾本物理和數學書，其中有些有你的簽名在內，每當我翻閱到你的簽名，便想起你在中學時已寫得一手好字，是基社著名的書法家。

你的廚藝亦是一絕，在 Berkeley 時我已口福不淺，後來你在 U.C. San Diego 的研究院進修時，我有幸拜訪，能再嚐你的家常菜，至今仍回味無窮。

在 San Diego 時，我們有緣打了一場籃球賽，那時你熱愛籃球，中距離的跳射十分準，搶籃板球更是勇往直前，就如你做事全力以赴的態度。後來你對收藏和鑑別古玩發生興趣，亦是以這全力以赴的精神，變成了這一門學問的佼佼者。記得你熱誠的給我介紹你家裏的珍藏，又帶我到尖沙嘴一家古玩店，那兒的老闆懇勤招待，很明顯的不是因為你是常客，而是因為他敬重你在古玩上的學問。

很抱歉我不能去香港參加你的告別會，但我會把我們以往同度的時光珍藏心裏，雖然理性上非常明白一個人在世上的時間可能隨時終斷，但還是壓抑不了感性上的反應，從收到明信片那天到現在，那感覺依然是：「痛、憤、……卻罵誰?!」